

王安石文精選



孫季叔選註

王安石文精選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青年國
學叢書

王安石文精選

裝精
一册

實價二

角

選註者

孫季叔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代表人 唐堅吾

本書權
有印刷
著必究
作究

印刷者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售經有均局書大各省各

序

本書所選的是古文家王安石的文章。

王安石，字介甫，宋真宗天禧五年（一〇二一）生於撫州之臨川，卒於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從小就喜歡讀書，一過日終身不忘做文章。下筆如飛，乍看像不經意，等到做成時一看，方知其精妙。友人曾鞏拿了他的文章給歐陽修看，修廣爲延譽，擢登進士，簽書淮南判官，調知鄞縣，在鄞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相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仁宗嘉祐中，入爲度支判官。因他議論高奇，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不久，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後拜參知政事爲相。於是謀改革政治，興青苗，水利，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號曰新法。物議沸騰，天下騷然，而新法卒無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後再拜爲相，屢謝病求去，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荊國公。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諡曰文。

他性情剛強，意志堅決，所見既定，絕不輕易改變或收回。當他倡議新法時，朝中羣臣都期期以爲不可，他便傳經義，出己意，力排衆說，議論滔滔，誰也辯不過他。他說：「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從這話看來，他實具有近代政治家的腦筋和手腕。他所倡的新法，實在是參酌古今兼濟時變的大規模的計劃，雖然不能毫無小疵，但識見宏通，自有足觀。因爲不合於一般人的守舊心理，以致不能實現，真是很可惋惜的。

治學方面，他態度謹嚴。訓釋經義，不取先儒傳註，喜出新意，其中自多創

見。嘗訓釋詩書，周禮號曰新儀，頒之學官。而目春秋爲斷爛朝報，摺不列入文章。簡練雄勁，拗折峭深，在唐宋八大古文家中自占一席。短文酷似司馬遷，兼擅詩畫，其詩造句險絕，尤多精品。所以從文學史上來說，他不但是廿世紀一位重要的古文家，同時還是一位頗有成就的詩人呢。

本書專選其文，詩不具錄。編者自忖譾陋，選註尤有未當。指疵正謬，端賴賢明之讀者。謹序。

李華 一九三六年六月

序

四

目錄

伯夷論	一
三聖人論	三
周公論	六
諫官論	八
致一論	一二
禮論	一四
原過	一六
性情說	一七
復讎解	一九

周禮義序

二

詩義序

三

書義序

四

讀孔子世家

五

讀孟嘗君傳

六

讀江南錄

六

靈谷詩序

九

慈谿縣學記

一〇

芝閣記

三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四

遊褒禪山記

六

鄞縣經遊記

三六

揚州新園亭記

三九

石門亭記

四〇

君子齋記

四二

上時政疏

四三

進戒疏

四六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四八

乞罷政事表一

四九

乞罷政事表二

五〇

乞退表

五一

傷仲永

五二

同學一首別子固

五三

送陳升之序

五四

送陳興之序

五六

上曾參政書

五七

上杜學士書

五八

上郎侍郎書

五九

答韶州張殿丞書

六〇

答司馬諫議書

六一

與王深甫書

六二

答曾子固書

六三

答李參書

六四

答李資深書

七

回蘇子瞻簡

七

祭范穎州文

七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七

祭王回深甫文

七

祭丁元珍學士文

七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七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七

祭李省副文

八

祭周幾道文

八

祭東向原道文

八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八二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八五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八九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九二
王深父墓誌銘	九五
臨川王君墓誌銘	九七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九九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一〇〇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一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

之類，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

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首陽，山名，在山西永濟縣南。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周初賢臣。文王得之於渭濱，爲武王之師。
○西伯，周文王在商爲西伯，爲西方諸侯之長。
○元元民也。
○烈功也。

三 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一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陶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
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

不足以合與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曰：「伊尹之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者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